#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施註蘇詩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五十　集部

施註蘇詩卷首

# 施註蘇詩原序

古今詩人之總萃唐則子美宋則子瞻顧兩家箋註之難前輩屢言之先大夫常取杜詩千家註疏淪剔抉殫二十年之力屢易稿而後成宋中丞漫堂先生為序以行世若東坡詩註惟永嘉王氏之書盛行而踳駁迭見識者譏焉余少時讀渭南集知有吳興施司諫所註蘇詩每購之而不可得意當世已無其書獨時取放翁序讀之因以窺見作者用意之深與後人發明之不易而

司諫之書愈往來余心矣漫堂獲宋槧本於吳中舊家其間闕軼凡十二卷乃屬門人子弟訂補之盡扶永嘉之瑕纇而亦間採其菁英以助施氏之闕遺余讀之心開目張爲之狂喜蓋施氏體宗編年一洗永嘉分類之陋而援引必著書名詮詁不乖本事又於註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考見當日之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其有功玉局而度越梅溪也漫堂宏材博識儒雅風流翹然爲今代之子瞻

晝戟凝香賞奇汲古獨與眉山曠世相感宜其睠睠於是書而余亦得見所未見以償夙昔之願不誠厚幸哉後之學者因註而得其詩因詩而得其人毋沾沾焉考爾雅之魚蟲拾離騷之香草為誇多鬬靡之具也夫少陵自許稷契志不忘君東坡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其人皆百世之師光燄萬丈不可磨滅所謂詩外尚有事在者資其言語文章以為高山景行知註之不可遺兼知註之不可泥則兩得之矣斯固曩者先大夫讀杜之微

意而亦今日漫堂先生表章蘇氏之盛心歟余承命獲與校讐竊幸挂名其間爲序其大槩如此若夫補亡訂誤援據精核則毘陵邵子湘之力爲多云康熙庚辰上巳日滏陽張榕端序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
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
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驪姬其類殊者其性
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
非性使然耶予自齔齒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為人
心竊慕效之及就傳讀公傳嚮往逾摯嘗圖公像懸座
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徧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
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烏虖豈非天哉公詩

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間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闕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為之芟複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為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為之註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

書名則踈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謟譌多有兹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東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注矜博雅者搜畢方鼮鼠之名二者異趣而予於蘇詩注則非是之謂盖以既慕其人則嗜其言既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謬將使世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祈嚮不遠矣昔賢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

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闕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焉以王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烏虖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論新法遲權奸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為糟醨也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犖序

# 註蘇例言十二則

武進邵長蘅纂

詩家編年始於少陵當時號為詩史少陵以後惟東坡之詩於編年為宜常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其間新法之廢興時政之得失賢姦之屢起屢仆按其作詩之歲月而考之往往槩見事實而於出處大節兄弟朋友過從離合之踪跡為尤詳更千百年猶可想見故編年宜也吳興施氏生南宋之初去公之世未遠其詮訂先後頗為

精當卷端數語釐識大畧不屑屑排纘年月如黄鶴魯訔之編杜取譏後世識者謂自有蘇註來最稱善本云

施註佳處每於註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証彼務闡詩旨非取汎瀾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端逈非諸家可及

施氏註蘇原釐四十二卷世傳之者絶少商丘公購得

宋槧舊本闕十二卷僅存三十卷而蟲蠹腐蝕脫簡又幾什二是書於闕卷則參酌王註徵引羣書以補之脫行殘幅可補者補之不可補則闕之至舊註所未收不敢輕有增益懼失實也

計闕

一卷　二卷　五卷　六卷　八卷
九卷　二十三卷　二十六卷
三十五卷　三十六卷　三十九卷
四十卷

註家於詩中引用故事每見輒註有尋常習見語而再註三註或至十餘註施氏亦同此弊數見不鮮累紙

幾成駢拇甚無謂也是書力為搔除複出則删有語非複出而於文義窕龎者亦從删盖一書為補為删之大指如此

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後厪見東坡盖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志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至嬉笑怒駡里媪竈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故曰註詩難而註蘇尤難施氏合父子數十年精力成是一編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

詳贍而疏通它家要難度越故註之幸存而於詩意有當者大都不敢輕去王本有可采者間取補入仍標王註以别之是書出而永嘉王氏舊本僅當先揚之糠粃亦大類巳陳之芻狗矣

永嘉王氏註本孤行最久幾于家有其書顧其失大要有三不能曲為諱也一曰分門别類失之陋西蜀趙堯卿夔舊序自言此書分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為三十二門而王氏因之其間篇章割裂首尾衡決有一

人一時之酬贈而強分數卷者有一題數詩而強分數卷者玩其標目了無意義且就分門之中亦必顛倒次第晚年之詩或雜於少作鳳翔之什可厠於嶺南每一繙閱輒爲惛惛讀未數篇遽思掩卷此弊最甚所當急爲疏瀹或疑詩賦分類始於昭明何獨於蘇詩苛爲責備予曰分類用之文選已厭餖飣施之杜蘇確乎不可其故好學深思者能知之

一曰不著書名失之疎王註所引故事不標出某書

者十之四五僅著書名不標篇名者又居什一中間援引詳明俾覽者展卷瞭如廑廑及半耳如此註詩寧免疎漏之誚

一曰增改舊文失之妄王本所引每因蘇詩句字有改竄古詩以傅會之者有改竄子史他書以傅會之者魯魚亥豕觸手紛然今直古學振興之日而仍訛襲舛無一人能取而正之可嘅也其顯然謬誤者疏錄如干條名曰王註正譌附例言後

李善註選分疏句下後來註家多宗之施王二家皆然余以謂詩之有註原屬筌蹏既得之後筌蹏可棄況大家之詩每篇有全篇之構法有全篇之神味快讀徐噍乃能得之今以故實横隔句下使讀者之心目多所扞格因而作者之精神亦為晦蔽僅資漁獵奚裨風雅此不善誦詩者也是書變兩家舊例輒傚須溪劉氏例不分注詩下祇離註於全詩之後閱之心目開明覺蘇詩壁壘為之一變商丘公欣然擊節曰

此舉足當玉局功臣抑不愧吳興益友矣
引詩註詩始於宋人佘謂作者興會偶至暗合古人大
家往往有此一經註出翻似有意顧近來風尚如是
予亦不能盡畧也第取其雅馴者存之聊資吟諷
註經刪汰而重複仍有覽者或以為疑不知詩中用事
有正用有旁用旁用先註則正用必須再註亦有在
此卷證某字在彼卷則證某字事須兩見者亦有此
詳彼畧義貴互明或單詞片語偶爾失檢者重複要

是不免較之原本十損其七矣

是書編纂開於五月蒇事於臘月發凡起例商丘公實總其成其間綴殘葺舊則顧子俠君嗣立經其始校疑訂譌則宋子山言至襄其終至於補者補刪者刪長蘅於此不無小補所媿聞見淺尠時日趣迫寧免誤漏請俟後賢是冬長蘅適以病歸里末帙闕註四卷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則屬高郵李子百藥必恒代箋勞不可沒也乃附著之

王註正譌

分類蘇詩註三十二卷舊刻永嘉王十朋龜齡纂集註中引用故事謬誤實多有極淺陋可為失笑者王龜齡為南渡名臣著梅溪集如干卷行世史稱其天資穎悟廷對萬餘言淹通經史學者爭傳誦之以擬鼂董劉氏珙序其集有云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如其為人又云不為浮靡之文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世之盡力於文字者或不能及其所註蘇詩雖云百家必

經一手采輯何至紕繆乃爾愚意當是賈人俗本版寫

諸譌而後生耳食沿踵至今釋氏所謂可憐愍者會予

有訂讐之役乃稍加是正隨手繙得如干條畧疏出數

件繫之如左其它譌處尚多不及枚舉今所抉摘依原

註分屬諸家不欲獨令王氏蒙陋名也長蘅識

卷之一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詩誰言董公健程氏

續註引董卓傳卓議廢立云云 按天下健者何必董

公語在表紹傳非卓傳也註譌今正王本一卷

東湖詩江水緑如藍續註引李白詩云山光水色緑如藍按白詩山光水色青於藍非緑如藍也註訛今正

王本四卷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詩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趙氏堯卿註云齊宣王好竽而南郭先生不善吹之澀則不能成聲按南郭先生事出韓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

中以食祿云云並無澀不能成聲語註又不著書名似因蘇詩而傳會之者今正 王本十卷

卷之二

南溪會景亭詩居民惟白帽 堯卿註云管寧不應州縣之辟嘗著白帽按三國管寧傳寧常皁帽布襦袴布帬又四時祠祭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云云並無白帽字又寧浮海還郡黄初青龍之間屢被徵命寧皆堅辭不起從無州縣辟舉事註譌

今刪王本二十八卷

竹䶩詩鴟夷讓圓滑繽註引揚雄酒箴云鴟夷員滑腹大如壺按酒箴乃鴟夷滑稽滑音骨稽音雞腹如大壺非員滑也註因詩傳會今正王本三十卷

和董傳畱别詩厭伴老儒烹瓠葉趙氏次公註引劉昆傳云以素米瓠葉為俎豆按昆傳是素木非素米也

註譌今正王本十六卷

卷之六

新城道中詩樹頭初日挂銅鉦 次公 註引先生日喻云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鉦按先生集本日之狀如銅槃非銅鉦也註譌今刪 王本二十九卷

於潛僧綠筠軒詩不可使居無竹 續 註云王羲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按晉書種竹為王徽之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也世說並同註譌今正 王本二十九卷

卷之八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參軍新婦賢相敵李氏厚註引王渾妻鍾氏新婦得配參軍語參軍謂渾弟淪云云又孔毅父妻輓詞生子勝王濟續又註曰參軍為渾中弟淪也按世説注渾弟倫字太冲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三國志魏書渾父昶為魏司空諸子中並無名淪者兩引俱訛今正王本二十卷

卷之九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詩卻遣姑蘇有麋鹿厚註引伍子

胥諫吳王夫差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云云按二語本史記淮南王傳漢書在伍被傳麋鹿句乃伍被述子胥諫語宮中荊棘句乃被自諫淮南語故曰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云云註既不著書名又刪去虛字兩意併作一語牽合可笑今正王本二十九卷

捕蝗至浮雲嶺詩殺馬毀車從此逝續註引後漢周穉傳馮良年三十云云按馮良事見周燮傳非穉也後

漢書列傳並無周稱其人註譌今正王本十八卷

聽賢師琴詩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續註引管子地負篇凡聽宮如牛鳴窌云云按管子有地員篇無地負篇又聽徵聽羽每句叶韻故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宮與中叶芰去中字不叶韻矣註譌今正王本七卷

李行中醉眠亭注引李白詩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厚註訛作明朝無事抱琴來便爾傖父今正王本二十八卷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詩來依鵬背負青山 次公註引莊子鵬背負青山云云 按此詩山字出韻本應作天莊子逍遥遊篇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亦無鵬背負青山句註紕繆杜撰今正 王本十二卷

謝人見和前篇詩也知不作堅牢玉 次公註引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又引鄧展曰鹽不堅牢也按漢書乃器用盬惡盬音公户反非鹽惡也註譌今正 王本二十八卷

出城送客詩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公自註郡東廬山絶類峨眉而小見王本八卷又有遊廬山次韻章傳道見王本三卷又有廬山五詠見王本四卷按密州有廬山以秦時博士盧敖避難此山得名先生超然臺記曰其東則廬山盧敖之所從遁也即指此是時先生方守高密數詩所稱乃密之廬山非江西之廬山也王本皆譌今正

卷之十二

子由將赴南都詩會看銅狄兩咨嗟宋氏援註引後漢
方朔傳云
云後漢安得有方朔傳按摩挲銅人事見
薊子訓本傳於方朔無涉註訛今正王本十八卷

卷之十四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援註
云前漢郊祀志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
言千歲按漢書郊祀志無此數語蓋出抱朴子及列
仙傳而援註誤以為漢書也今正王本十三卷

卷之二十

别黄州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厚註後漢裴楷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云云 三十五卷鬱孤臺詩註亦云按裴楷字叔則乃晉人非後漢也後漢另有襄楷字公矩當桓帝時再疏言災異事浮屠不三宿桑下乃疏中引用四十二章經語厚註再引俱譌今正 王本一卷

卷之二十一

廬山開先漱玉亭王本譌作開元題下註云開元禪院

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棲隱也唐玄宗即位始號開元有招隱橋玄宗所作云云　按黄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畧曰南唐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買之萬金以為書堂及即位以為寺以野夫獻地為已有國之祥故名開先後遷洪都蓋嘗彌節故榻與畫像存焉又山志稱中主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為李後主者誤以為梁昭明者尤誤又按史南唐中主李景初名景通後更名

燥避周諱復為景廟號元宗開先寺本末甚明無可疑者王本既訛開先為開元又訛南唐之元宗為唐開元天寶之玄宗又云唐玄宗即位始號開元其杜撰躊駁乃爾梅溪何至是想後人偽託耶今正王本四卷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詩飄零高下隨風花次公註引南史范績傳對竟陵王云云績名凡三見按南史並無范績其人對竟陵王語乃范縝非績也縝字子真為范雲從父兄註訛今正王本三十卷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詩起句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按二公謂滕許野人公自謂也頸聯兩邦旌纛十畝鋤犂正分承起句詩意甚明次公註云兩邦旌纛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為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為許野人未肖云云註詩如此索解直是兒童之見不待識者方為盧胡也今删王本十三卷

卷之二十五

詩題狄詠石屏按狄詠樞密使武襄公之子與先生同

館伴遼使事載年譜中王本訛秋詠石屏今正王本三十

卷

卷之二十六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雙翎決將起次公註曰莊子言蜩鸒鳩云我決起而飛也按註意本引莊子逍遥游篇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語乃以意竄改拖沓殊不成句今正王本二十七卷

和張耒高麗松扇詩猶勝漢宮悲婕妤次公註引漢書

云班婕妤初大幸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遂作秋扇詩云云　按秋扇詩即樂府怨歌行新製齊紈素一首是也詩不載漢書註誤牽合今正王本三十卷

贈李道士詩戲著幼輿巖石裏次公註引世說云愷之畫謝鯤在石岩裏人問其故曰鯤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庾亮此子宜置丘壑中云云　按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問鯤論者以君方庾亮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世

說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人問其所以曰此子宜置丘壑中按此二条各是一事置丘壑中是長康語一丘一壑是鯤對明帝語註以二事牽合語亦拖沓不成文理今正 王本十九卷

卷之二十七

慶源宣義王丈詩拂衣自註下下考 師注前漢陽城為道州刺史云云 漢唐不辨可為索笑今正 王本九卷

卷之三十二

滕達道挽詞雲夢連江雨次公註云雲夢澤在湖州常州之地按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本作曹註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杜預註曰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廣輿記雲夢澤在安陸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曰雲夢方九百里即指此其與湖常相距二千餘里不知註何所據而云然今删王本二十卷

卷之三十五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詩再使魚龍舞洞庭次公註莊子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魚龍舞焉按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云云通篇無而魚龍舞焉句杜譔今正王本一卷

新釀桂酒詩酒材已遣門生致厚註云周禮酒人篇以式法授酒材按周禮安有篇名式法授酒材亦酒正

之職非酒人也今正 王本八卷

卷之三十六

答周循州詩且覓黄精與療饑 演 註引毛詩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因蘇詩有療饑字輒改竄毛詩樂饑為療饑此㝡眼前謬誤而至今仍之不能改豈不可笑 王本十四卷

小圃五詠甘菊詩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 次公 註引左傳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而菊生焉按左傳襄公二

十九年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植並無而菊生焉句註杜撰今刪王本二十五卷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詩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援註引莊子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上云云按此用五管是嶺外地名唐以廣桂容邕南安五府屬嶺南節度使謂之五管詩云五管客公自謂也註引莊子大謬莊註五管五腧也詩意當作何解又按此數語莊子凡再見人閒世篇則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大宗師篇則曰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勾贅指天註引顛倒錯亂兩按之俱不合杜撰每每如此王本二十三卷

卷之三十七

安期生詩茂陵秋風客望祀猶蟻蠭王本訛作望祖猶蟻蜂按望祀本用漢郊祀志武帝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語故結曰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詩意甚

明王本訛作望祖次公註乃為之說曰祖字指言高祖謂高祖尚不見安期而況武帝云云詩意上下不屬穿鑿支離今正王本十九卷

卷之三十八

菑別廉守詩編萑以苴豬次公註編萑綴茅也又引左傳或取一編萑焉云云按詩語全用禮記内則編萑以苴之句萑細葦也解作綴茅已誤又左傳昭二十七年或取一編菅焉杜云苫也訛編菅為編萑尤誤

今正 王本十六卷

和黄秀才鑒空閣詩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按詩意閣在嶺外甚明胡氏邦衡註題乃引杭州圖經云云殊無謂今刪 王本二十八卷

卷之三十九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詩卻下虎頭州 次公註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蓋虎頭顧愷之也愷之晉陵無錫人無錫乃今常州云云 按虎頭州虔州也考之地里志一統

志及圖經諸書從無以常州爲虎頭州至謂因顧愷之得名尤支離鑿空當時已有辨其訛者而至今仍之不解王本十四卷

王子立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别次公註王子立住鶴田山云云按王子立名適爲子由之壻第十七卷有贈王郎一首即子立也又二十七卷有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詩二十八卷有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先生度

嶺北歸時距子立之歿葢十餘年矣是詩畱别乃王子直秀才非子立也王子直名原虔州人先生在惠州子直不遠千里來訪畱七十日去事載年譜先生有贈王子直秀才詩見三十五卷起句云萬里雲山一破裘今用其韻也題與註並譌今正王本十六卷

註蘇姓氏

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為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哉註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見文獻通考

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

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陸放翁序見吳興掌故按二書則施氏當别有年譜今所傳年譜乃五羊王宗稷編紀年録乃僊谿傳藻編施氏譜無考

施宿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墜加意風教市田置書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修堤民甚苦之宿為石隄建莊田二千畝以備修隄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同稱見浙江通志名宦傳萬姓統譜亦云按蘇詩第二十卷别子由三首註題下有云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帖於洛陽乃知武子又嘗守都梁而傳未之及云都梁山

在今盱眙

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祖沂知龔州父彥成兩浙運使禧不求祿仕居光福山閉戶誦讀著述甚富紹興間有司以遺逸薦不起隱居五十年築室邳村表曰漫莊嘗與吳興施元之註蘇子瞻詩行世見府志隱逸傳

放翁陸氏游序畧曰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

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
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
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
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
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黄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
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名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
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不敢承命也昔祖

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名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宫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緑衣有公言乃以侍妾

朝雲嘗嘆黄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呉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歴歳久又助之以顧君景繁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見渭南集又見文獻通考

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

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凛凛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贊

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敕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

異人之間出鶩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巍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

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名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禄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

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

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訟獄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

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

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静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悦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悦此不過以奉二

本傳

宮之歎耳然百姓不可户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説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

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

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茍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税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

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
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户
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
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
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
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
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
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

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

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

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顧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

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

其家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効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

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沮之

本傳

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名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

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虚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户充役者不習其

本傳

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産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户産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

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

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使之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

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内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暧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

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内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

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羡緡得二千復發槖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

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
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
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呉人種
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
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
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
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

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卻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

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

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名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

本傳

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

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遏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與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

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名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幷青蓋犢車十餘争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

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
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
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
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
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
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
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

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

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名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歳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

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

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子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孝宗

寘其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
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
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
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
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傳

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葢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箪䉤𥰭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

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本傳

東坡先生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

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
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
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
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
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

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

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賜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

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名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名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名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欽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

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陵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横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

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産以定戸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二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争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

聞之少安徐使人掐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歳河決曹村
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
民若出民心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
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

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埶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從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蘗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

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蘇軾黜居思咎閲歳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名為禮部郎中公舊

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

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獘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

皆布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
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
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
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
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
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
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
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恱服嘗

侍上讀祖宗寳訓因及時事公歴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冦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擁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

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内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羡緡得二

千復發私槖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

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

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

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
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
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𡸁薄盖可
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
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然庸僧
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
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
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

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

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名入為翰

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

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刦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喋不敢言公名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

階為直方賞朝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名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

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
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
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
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肎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
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
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誰何公取其貪汙甚
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

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贓訢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名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

衛猶號精銳故相罷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戸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

者畀之藥殯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

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廹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

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黄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順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

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絶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顔柳髣髴近之

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

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晩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絶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頼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還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誌銘